

支那  
撰述

佛祖通載  
六之十

畝

|      |
|------|
| C40  |
| 4514 |
| 238  |

C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徵笑培院庠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富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東漢

厚章帝烜改建初一名烜明帝第五子十九卽位戊子正月崩于章德殿壽三十一葬

陵敬治十三年

農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甲改元和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雀鳳凰

瑞

丁亥改章和

巳丑和帝肇改永元章第四子十歲卽位乙巳崩在位

支那

男且卷之五

一

久六



十七年

乙巳改元興

卑殤帝隆政延平

和之少子降誕百餘日卽位于元興元年十二月時鄧太后臨朝稱

制次年八月崩崇德前殿壽齡二歲葬康陵

在正位一年

丁未安帝祐政永初

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年十三卽位乙丑二月因南巡狩幸于葉

崩之車輦壽三十二葬恭陵矣治十九年

甲寅改元初

丁巳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毋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毋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

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

鵲巢  
佛頂  
威報

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  
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  
菩薩與之受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  
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  
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  
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  
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卽王之次子摩拏  
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  
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  
旨卽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

王子出家

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  
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踟躕而逝茶  
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罽毘改永寧

罽毘改建光

壬戌改延光

王十八年也

賈北鄉侯懿

章帝孫濟北王壽之子閭太后立之是年三月卽位至十月而薨治二百七十

日二

順帝保收永建

安帝子年十一登位梁商父子秉政甲申八月崩玉堂前殿壽三十



葬于憲陵永寧初爲太子在位十九年

肅改陽嘉

季改永和

甲改建康

乙酉冲帝炳改永嘉順帝子母曰虞貴人建康甲申八月卽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梁

冀輔政次年三月而崩王運數一年

丙戌質帝續改本初章帝玄孫渤海王鴻之子也八歲卽位聰惠夙成嘗朝會日梁冀曰

政危將軍冀惡之賜于王在位一年

丁亥桓帝志改建和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十五卽位梁冀輔政永康丁未崩于德陽

前殿壽三十在位二十一年

己丑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讓之叔

舍國出家父舍國出家既至洛京譯經二十九部一百七十

六卷絕筆于靈帝建寧三年因附舟浮游次廬山

郡音之邨亭廟艤舟祠下廟神靈甚能分風送往來之

舟有乞神竹者未許而斫神怒覆其舟致竹斫處

過者雀息汗下高之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

舟有沙門乃不與俱來耶高至廟下神復降與高

語奮因泣曰弟子家此湖千里皆所轄坐宿多嘆

今報形極醜又旦夕且死必入地獄有縑千段并



雜寶玩當爲建寺塔爲冥福高許之徐曰能出形

夢去

相勞苦乎神曰形惡奈何高曰第出之於是出其

首帳中蓋巨蟒也高梵語咒之蟒若雨淚俄不見

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咒之乃去舟人問誰

氏子高曰廟神已脫蟒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建

寺始

寺卽今大安是也由高而名蓋江淮寺塔之始

庚廣

改和平是年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識亦云支識至

洛陽少時習語大通華言遂譯經至中平年凡二

籍黃

十一部六十三卷永興元年桓帝於宮中鑄黃金

圖老

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

嚮化事佛彌盛

辛卯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癸卯改永興

乙未改永壽

戊戌改延熹

乙巳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

年三十遇婆脩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

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

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

梵行禪觀咒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  
會是三衆皆莫能辨衆者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  
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  
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  
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  
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  
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  
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汝在彼國教導鶴衆  
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  
脩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

施檀  
撞鐘  
受報  
應敏

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  
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  
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卽  
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  
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百  
年爲一白有  
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  
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會  
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  
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  
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



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  
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命  
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  
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眾相隨鶴  
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  
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  
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眾  
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  
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丁未改永康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成帝靈帝宏改建寧

章帝玄孫續亭侯襲之子十二卽位巳巳四月崩南宮壽三十四葬

文在位二十二年寶式立之

季改熹平

登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若經棄

文存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讖譯般舟三昧

經共三卷是歲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

同清信士嚴佛調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

康巨康猛詳曇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

凡三百餘部

夏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卒攻光

○道始黃巾作叛初鉅鹿張角假術治病謀反自稱大賢良師又

年同起殺人不數年結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以甲子中郎將皇甫嵩討滅之張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

○恭稱自稱天

○黃巾賊起鬻獄賣官宦者

洪農王辯無少長斬之又收昭寧太原牧董卓入

卒獻帝協改初平卓廢皇子辯立之九歲即位

三十年董卓自稱太師劫上遷都長安三

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修經傳諸

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

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會靈帝崩

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

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

術士莫敢對焉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六歸

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

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不就是時州郡相

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

何明居作還書

七

明



佛通

佛通

佛通

佛通

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會牧第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窄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尉行恐界外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重違其意諾之適其母卒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舍玄妙爲滄滄五經爲琴堂世俗之

牟子  
理惑

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

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蜿蜒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捐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

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溪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



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竊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竝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與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

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旣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

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  
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  
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  
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  
舍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  
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  
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  
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  
皐陶鳥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

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  
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  
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  
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  
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  
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  
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摔  
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摔頭顛倒不  
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

摔昨  
沒昨



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少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葺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死義不聞譏其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

妻子捐貨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膝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絜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惓施計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虺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

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  
貸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  
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  
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  
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  
之容正何其違貌服之制乖縉紳之飾也牟子曰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  
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樸豈復

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龐  
正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  
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  
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  
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  
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  
情不滯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  
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  
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



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易乎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守其毋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

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往至道之要實貴寂寞  
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  
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  
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  
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  
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  
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  
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  
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  
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  
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  
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  
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  
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  
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隋璧不相妨謂人  
爲惑特自惑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



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楮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僂負霸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宜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

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安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看爲上孔子食不厭精鱠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

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毳裘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賞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

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糲實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老子不云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淡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童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俚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釐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

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  
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  
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  
<sup>昇</sup>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  
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  
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  
熾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吾非  
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  
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

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旣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  
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  
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  
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  
冥室焉

<sup>折</sup>巨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  
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  
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  
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  
猶握瓢觚欲減江海操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拳以



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師載之宏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觀其崇德辨惑間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蓋閱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騰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乘教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至牟子乃能玄鑑穎悟契佛心宗得法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龍孔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

於不聞道不過爲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以哉惜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在世尚不能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廓廓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

權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  
拒五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  
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障嶺之基源氣  
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  
身音痛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  
毒音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  
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圖不  
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予聞之說  
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  
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

譎古穴

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秘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盛齋戒  
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  
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  
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  
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  
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  
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  
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曄  
字蔚宗生晉末仕於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曄而



撰述

佛神歷代通載卷第六

始

袁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群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先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

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袁宏漢紀論佛世罕見全篇東坡大

魏述

集賢堂

三

四

全集所載袁宏論佛說乃唐章瓌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爲正云

畧改興平

乙亥 穀一石二十五萬麥與豆一石各二十萬錢

丙子 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丑 曹公遷都許昌以操爲司空劉備爲豫州牧

○是年千歲寶掌和尚至

自西土

庚寅 沙門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起本行等經六部

凡十一卷於洛陽

辛巳 曹操與袁紹將顏良戰于官渡爲關雲長走馬入寨刺殺顏良

巳丑 吳周瑜破曹公於赤壁矣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

勒那梵語鵠卽華言以尊者由世常感羣鶴戀慕故

氏章名移

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毋金光以無子

故禱于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



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  
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  
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迷盧日  
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  
道度有緣衆以止足龍子早天有兄師子博通彊  
記事婆羅門厥師旣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  
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  
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  
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  
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卽入佛惠時尊者忽

白虹貫天  
地

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  
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  
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  
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  
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  
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  
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  
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  
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

撰述

例補歷代通鑑輯覽

# 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甯○道始作靈寶

張陵客蜀居鵲鳴山作此經又造章醮道書二十四卷以惑百姓陵

傳子衡衡傳子魯自號三師結冠謀叛後曹操入蜀率衆降之黃衣始滅三張鬼法自茲始

晏○正月魏王曹公薨于不國號魏改元黃初封帝爲山陽公

四子俱列侯青龍三年山陽公方崩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于禪陵

##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

蜀吳附魏年紀

五主王士德姓雷氏曰明齊芳

高貴陳留歸晉五主四八

孝武帝操

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參之後爲漢相破黃巾定天下自撰兵書三十卷又注

孫子兵法漢封魏王壽六十六薨葬洛陽高陵謚

## 太祖武皇帝

文帝丕

字子桓武帝子受漢禪卽位丁未五月初治七年

初治七年

辛蜀

姓劉氏二主都于蜀

雷氏曰

蜀唯二主四十四年

先主備

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顧茅廬舉諸葛亮孔明爲謀相關羽張飛爲將立蜀三年崩永安宮葬惠陵壽六十

二歲

謚曰昭烈大帝

改年

吳

雷氏曰

權亮休浩四主六二

黃大帝權

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蓋孫武子于南郊遷都建業大元二年改神鳳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

蔣陵

## 謚大帝治三十一年

改年黃武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始分袁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鹿於江峽五嶽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圖或三分而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馮劔閣而規雍輦孫氏英略高枕長江橫武爪牙臥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爲心各跨疆場牙嚴關塞廣延俊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賓爲國寶良匠妙法復此徂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魏禁律劫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晉耀焉重疊

場夷益

再翻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錄今大吳次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晨蜀後主禪

字公嗣先主子收元建興在位四十一年崩于洛矣魏青龍二年武侯卒景元

四年降于魏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

此云障礙

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時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

遊洛邑受業于支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識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爲人習長黑瘦

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細是  
智囊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爲博士譯經一  
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宋明帝叡政太和三年

字元仲聰悟能文文之子也景初三年庚申崩嘉福殿壽三十六葬

平陵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  
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汝倩人耶植曰  
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顧面試奈何倩人乎及長於  
世間藝術無不精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爲天人  
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

魚山  
梵始  
此

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游魚山聞有聲  
特異清颺哀婉因倣其聲爲梵唄今法事中有魚  
山梵卽其遺奏也始魏武欲立爲嗣植荒酒自穢  
以故得免文帝頗嫉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  
不允旣而十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  
年三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遂  
營墓遺誠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黃老著辨  
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巴蜀吳稱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季吳改嘉禾



癸丑改青龍

丁巳改景初建丑爲正月

戊午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庚齊王芳改元始

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秦王詢宮省事秘人皆不知年八歲承魏祚至

嘉平六年爲司馬懿廢之

治十三年

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縉以遊化爲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爲妖異有司奏聞王欲幽之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爲八萬

禮舍利建塔

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爲誇已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衆懼無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餅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闕吉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爲農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卽能誦由是博覽羣籍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罹亂歲深方至本國吳主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業老莊脩身

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

四九

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

出宗炳明

論佛

丁卯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

罽賓

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



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集亦至既無處所豈在  
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  
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  
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  
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  
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  
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  
岩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  
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  
斯多當生便牽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

開手奉珠之論

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  
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  
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覲珠付之今還吾珠理  
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且以前緣故  
名婆舍斯多祖卽謂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  
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  
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  
于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  
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  
始八年丁卯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

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  
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  
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旣自作禍亦旋踵事旣敗  
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卽  
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復自秉劔至尊者所問曰  
師子傳法之後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  
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  
何恡於頭王卽揮劔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  
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  
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卽

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

事具聖青集及寶林傳中

遂以師

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  
衣爲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祖罹難  
時乃在魏高貴鄉公已卯歲也

已改嘉平

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芬陀至洛陽與康

中夏戒律之始

僧顓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漢以來法流濫

觴比丘特剪髮而已未有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

祀至曹魏之初一同漢式迨嘉平間天竺曇摩迦

羅此云四時

及梵僧曇無德康僧藏師地梨茶耶乃阿



瑜闢第九世弟子也藏承其後妙善律宗准用十  
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爲日用立羯磨受具中夏  
戒律之始也

業吳攻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甫吳王亮

字子明權之少子十歲卽位攻元建興治  
七年後孫繼黜亮爲會稽王立兄孫休

畏高貴鄉公髦

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  
巳卯爲司馬昭弑之壽二十

元治六年○吳攻五鳳

吳攻甘露○吳攻太平

吳蜀攻景耀

吳王休

字子烈權第六子孫繼廢亮立之  
攻永安元年治六年壽三十崩

吳蜀賓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爲釋子不知

恩遂毀伽藍罷釋氏二十四祖師子尊者遇害而

寂

陳留王奐攻景元

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是年六月  
大將軍司馬師弑其君高貴鄉

公復立常道鄉公卽奐也是爲元帝咸熙二年二  
月讓位晉王晉王固辭八月薨孫晉炎繼其位帝  
又讓之炎受而立治五年

辛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闕文發足

講經始此于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癸蜀攻炎興魏鄧艾兵至後王出降國亡

無進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三

四

右蜀漢二主四十三

而魏併之

畢魏咸熙元

吳王皓

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恣淫虐嘗

十七年死於洛陽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音釋

屹

山貌也

邾

居顓切邑名

艤

魚衙切

整

舟

閤

胡航切

巷

頭

賂

力故切

棧

仕版切

門

遺也

浙

江嘉興府

楞嚴寺

般若堂

庚子年

餘貲

刻此

佛祖歷代通載第六卷計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二字

該銀七兩四錢三分六厘

順治十八年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西晉

雷氏曰

西晉四王五十二年

高祖宣帝懿

姓司馬氏王金德都洛陽字仲達河

守父防京兆尹帝乃防之

次子事

魏忠烈

大有賢

景帝師

字

元宜

長子

壽四

十

文帝昭

字

上景

之母弟

壽五

十

武帝炎

字

安世

文之魏

禪降封

晉惠仁

厚好

莊老

之書

宮殆將

萬人

常乘

華車

至于

所寢

已酉

四月

崩合

支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一

七



章殿壽五十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大始

吳毀五葬峻陽陵

吳毀神祠

吳孫皓始卽位改甘露元年下令徧毀神祠波及

楚宇

楚宇臣僚建先帝感瑞翔寺不可毀也乃遣臣張

昱往告康僧會會挫其辭理辯鋒出昱不能屈歸

以會才高聞皓召至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

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

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冽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

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

慶羊

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

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旣明安用佛

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其跡佛教不止淺  
言故詳示其要皆爲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  
下以爲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圃  
得金像皓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爲笑樂俄得腫疾  
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効宮人有  
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  
怪乎曰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  
像致此耳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  
會爲開示玄要并取本業百二十願分二百五十  
事使皓行住坐臥增益善意及授之五戒少頃疾

愈由是奉會爲師崇飾寺塔

法護  
字子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羅柰晉言法護至洛

六國兼  
吳其焉

陽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兼通其語及自天竺大

敬音  
也

賁梵本婆羅門經達於玉門因居燉煌世號燉煌

菩薩後游洛邑及之江左永嘉中隨處譯經未嘗

暫停時優婆塞聶承遠執筆助翻垂四百卷及承

遠卒其子道真者詢稟咨承法護筆授外道真自

譯經六十餘卷時晉沙門譯法炬法立支敏度及

優婆塞衛仕度等譯出衆經外炬與立等每相叅

合廣略異同編次部類凡一百四十餘卷復有沙

門曷良婁至安法欽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等各  
出衆經所以西晉已來宣譯漸盛

論曰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更六十年天下

車同軌書同文及泰康改元而吳平天下一統

果如績言自是才二十載至永寧之初正道虧

頽羣雄嶽峙趙王劭基叛逆篡主於朝張軌繼

請外遷擅據涼土內外糜沸仍漸亂階劉淵所

以平陽李雄因茲并絡懷帝蒙塵外郡愍后播

越長安旣道藉時興而兩都版蕩法由人顯屬

二主恟惶萬姓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

漸將  
漸康



無依時有沙門竺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宏宣匪憚苦辛闡法爲務護於晉世譯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文才實著翻傳妙典日有賞音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信源道種相資而興焉

丙戌 吳改寶鼎

丁亥 大敎東流二百年矣

己丑 吳改建衡

壬辰 吳改鳳凰

乙未 吳改咸寧○吳改天冊

甯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吳○九月會公示疾而化

庚戌 太康

吳滅

右吳四主六十年

而晉併之天下一統

賈會稽育王塔緣起有劉薩訶病死入冥見梵僧指往會稽育王塔處懺悔旣甦出家名惠達及至會稽徧求不見偶一夜聞地下鐘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涌出寶塔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達旣見塔精勤禮懺瑞應甚多明州塔此其始也

虞惠帝衷改永熙

字正度武次子生而不惠不辨菽麥娶賈充女南風爲后淫虐酷殘

撰述

傷風居仁通事老頭七

四

卷七

誅滅大臣致天下大亂爲司馬越  
鳩于顯陽殿壽四十八葬太陽陵  
治十七年

姜攻元康又攻永平

三皇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凡諸侯

經及

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

五岳

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

真仙

既犯國諱永康中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

唐二十年貞觀間吉州囚人劉紹妻王氏有五嶽

真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叅軍吉

辨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勅令刑部郎中紀

懷業等追京下道士張惠元成武英等勘問得在

先道士鮑靜所撰妄爲墨本非令元等所造勅令

毀除追諸道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其年冬竝集得

貴之遂於禮部廳前悉焚之瑞像到龜茲國已上一

千二百八十五年在西竺是年始到丘茲凡任六

十八年

永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淵

此善

曰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此菩薩從天中

薩羊

來又曰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非佛意也望見

華麗

帝都宮室曰大略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

之力繕刻如此不亦侈乎未幾而洛陽亂域辭歸

一丈那

佛且卷代通事老頭七

五

卷七



天竺數百人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百餘家域分身同時赴之家喜其來及發跡洛南城徐行而追者不及即以杖畫地曰於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寺中有賈胡濕登者其夕會域宿於流沙蓋一昔萬里沙門神迹於此爲顯云初域來交廣竝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睿改永康

辛酉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篡位遂誅之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蜀爲十六

雷氏曰張軌據涼號曰前涼九主六七符堅侮

亡李特據益號曰後蜀六主四六

桓溫戮辱

劉淵平陽號曰前趙四主二六石勒平

勦

石勒襄國號曰後趙六主三二冉閔除

討

符健長安號曰前秦五主四四姚萇反

臣

慕容皝據鄴號曰前燕二主三滅於符

堅

姚萇長安號曰後秦三主三劉裕卽

真

乞伏金城號曰西秦四主二八赫連使

賓

呂光姑臧號曰後涼四主十三姚興復

疆

慕容山中號曰後燕四主四二馮跋滅

焉

烏孤廣武號曰南涼三主十九熾盤僭

王

慕德廣固號曰南燕二主十一劉裕得

天

李嵩燉煌號曰西涼二主二四蒙遜威

疆

蒙遜張掖號曰北涼二主三九拓跋乃

昌

赫連朔方號曰大夏二主二五魏有天



下

馮跋昌黎號曰北燕魏滅二主二十八  
年是十六國雜晉魏間

烏於

前涼張軌

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代  
孫永寧初涼州刺史建興年僭立為

氏章

王依晉王朔立

三年晉武太原滅

壬戌改大安

後蜀李特

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裔  
自氏羌之亂隨流人至蜀自稱益州

牧號蜀牧

癸亥

蜀武帝雄

字仲雋特第三子母曰羅氏是年羅  
尚殺持而立帝二十年改元建興咸

和八年生焉于頭六  
日而卒壽六十一

甲子改永興

冒北

前趙劉淵

字元海新興兒奴人冒頭之後初漢  
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頭約為兄弟

頭當

故子孫冒姓劉氏都

平陽六年改光熙

賈改光熙○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

字豐度武帝二十五子也生而姿  
奇後無罪為劉聰虜之壽三十歲

治六年

袁

趙改永鳳

奉

趙和

字玄泰淵之子身長八尺既立改年  
河瑞未幾為銳景斬於光極臺矣

趙劉聰改稱漢

字玄明劉淵第四子性極勇傑  
承位自號昭武帝改元光興在

捕蝗

位八年時河東大蝗食田唯不食黍豆靳準率  
人收埋之哭聲聞十餘里鑽土復出黍豆竟盡

支那

弗且歷代通鑑輯覽

七

撰述

佛風居士通事錄

四七

食

辛未

漢改嘉平

廢愍帝鄴改建興

字彥奇武帝孫吳王晏之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盈百戶蒿棘成

林官無章服印綬唯桑板署號爾後被劉聰虜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降封懷安侯遇害于洛

壽十歲治四年

涼張寔

字安遜在位五年壽四十八號昭公

石佛至吳

吳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至吳淞

江滬瀆口遙見浮遊道士巫師往迎竝風濤洶湧

吳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流

自到背有銘誌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

養

今開元寺事載珠林

日隕

甲戌二日竝出西方

漢星隕平陽化肉

亥

漢改建元

享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

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武安楚恭東晉十一百四年

丁丑元帝睿改建武

司馬氏王金德遷都建鄴避愍帝名改建康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

王親之子生于洛陽劉聰破洛與王導南渡據江東壬午崩內殿葬平陵壽四十七治六

年

敘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爲非久晉氏之基魏室

支那

佛風居士通事錄

九

七



遠系乃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曆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寬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焉於時道俗崩離朝不謀久寄政江表法隨代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故就紀之別號東晉元帝者宣皇曾孫恭王覲之子也諱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毫生於日角之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爲俘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於時忽有五日竝出都

五日  
竝出

江東

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卽居尊立元建武因都建鄴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先是泰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伍振筮曰恭卽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秦始皇時望氣者云吳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之因發兵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冀絕其王凡自政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喪亂宗室中唯瑯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江表而睿首

基爲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跨輿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而弗亡天降其靈劉曜殲之而莫盡爰自建武至於元熙凡十二主一百四年華戎道俗譯經律論垂六百卷而弘法之務至是特盛焉

賡政大典

前趙劉曜

字永明劉元海族子少孤貧養于元海家而承位十二年改光初元年

昂

後趙石勒

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匈奴別部也年十四至洛陽依笑上都門王衍

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爲天下之患遣人收之會勒已去後起兵據襄國一十五年壽六十一勒初暴政及見圖澄鉢長青蓮之驗回心納諫延及子虎慕德推賢

辛巳

涼茂

字成遜寔之弟在位四年

壬戌永昌上憂崩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顗廷尉栢彝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縉紳間嘗對王導解帶盤礴尚書卞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栢彝欲爲友作目久之未得友曰屍黎密此云吉友可謂卓朗彝絕嘆以爲盡品目之極大將軍處仲聞友爲諸公器重心未然及見不覺手足增敬周顗爲僕



射領選將入局過友嘆曰爲朝廷選賢得如君真令人無愧耳及顓歿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凌雲又咒語千餘言而去王導嘗戲之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時以爲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屍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吳泰伯然

梁明帝紹改太寧

字道徽元之長子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克復大業惜乎降年不

永未致太平崩壽

二十七葬于平陵

治三年

涼駿

字公建寔之子立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

師子遇難

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兇暴而色力充勝一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師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彼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詛師

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解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旣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



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  
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  
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要可久  
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  
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不  
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  
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  
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於神變  
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翔浮  
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丙戌成帝衍改咸和

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卽位庾后臨政壽二十五

治十七

年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  
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  
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爲仙靈所  
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  
人始之信飛來由是得名師卽地建兩刹先靈鷲  
後靈隱常晏坐岩中號理公岩今瘞塔在焉

學

趙改太和

賡

後趙改建平

一撰述

佛神歷代通書卷第七

十四

四七

壬辰 燕慕容皝立

癸巳 蜀班字世文雄兄之子初署南平將軍爲立爲太子雄疾斑侍卒而立一年復爲雄子越

殺之壽四十一

趙弘字大雅勒之次子立一年改元延熙壽四十二

甲子 趙石虎勒弘自立盡殺勒種改元建熙

乙未 改咸康○趙改建武

蜀期字世運雄第四子立三年改元玉恒後自縊死雄諸子皆爲壽所殺

丙申 ○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歲 蜀壽字武考驥之子雄之弟殺期自立六年改元漢興國號漢

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

盡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致拜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合而門下承冰風旨爲駁尚書令充僕射褚翊諸葛恢尚書馮懷戴廣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於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臣等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冰固謂應盡敬下制曰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旁通誠當無恠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後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盤辟哉良有以也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

庾冰拜俗

支那

佛神歷代通書卷第七

七

七



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無佛耶有則其道固弘無則義將安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體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暮茫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失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軌憲宏謨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

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竝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術焉充等重抗表曰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輟其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然攷其遺文鑽其旨要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興自漢世迄至于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議有損也況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岱岳區區

之況上禪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  
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臣心竊所未  
安臣雖愚蔽詎敢以偏見疑悞聖聽直謂世經三  
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度而幽冥之格  
可無壅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永猶以爲不  
可復下制曰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  
所盡然較料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用大率  
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  
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  
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與世主略共禮敬服禮

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城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國體宜而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脩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耶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未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耶充等三上章執奏曰臣等雖誠愚弊不通遠旨至乾乾風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度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



至於守戒之篤亡身不恪曷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備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然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懷懷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冰議遂寢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宴之孫少以文義見稱初爲王敦掾敦兄含守廬江貪污敦嘗於坐稱之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士人

懷音

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彼郡人所聞異此敦默然坐客皆爲不安充宴然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充罷局方槩有萬夫之望若能總錄朝端爲老臣副及充拜尚書令推能用功不私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克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有五其後門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點胤等竝見大義闡明佛法云

晉帝康帝嶽改建元

字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一卽位庾亮爲相專權後崩式乾殿壽二

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

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十四圍善俯仰立五年改元太和後死建康

乙巳穆帝聃改永和

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卽位母褚后臨朝壽十九崩於顯陽殿葬永

平陵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涼張重華

字大臨駿次子立七年壽二十七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己酉

後趙改太寧卽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儁

姓慕容字子英祖名廐字奕昌黎棘城鮮卑人其先有能之裔世居北夷邑於

紫蒙之野晉封燕王遷都龍城生子皝儁乃皝之次子也居鄴十一年壽四十二歲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

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

讀書則拔綿出光照室又每臨溪從孔中出腸胃

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

陽寇亂潛伏草野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

殺澄杖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

俄青蓮花生鉢中光色耀目勒由此神敬延之軍

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左右以爲未可勒以

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吳岡僕谷劬禿當

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吳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得劉曜又令童子梁齋

咒鉢生青蓮



三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塗於掌中舉手示童子  
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一人白皙以朱絲縛  
肘澄曰此卽曜也勒遂出戰果生擒劉曜勒稱趙  
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勒殂  
弟季龍襲其位徙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下令衣以  
綾錦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輿升殿  
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勅  
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  
季龍爲鷗鳥耶及晉軍侵淮泗季龍怒曰吾奉佛  
供僧返更致寇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爲

商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有  
聖者曰此檀越報盡爲雞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  
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疆場侵噬有國之常何  
爲怨謗三寶典毒念乎季龍悔謝因問曰佛法不  
殺朕爲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  
恭儉慈忍顯讚法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  
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  
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事佛而所爲不法澄曰事  
佛在清淨無欲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冒不已無益  
也及將去世譯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

難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成無焉千歲尚何益哉然有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鳴咽澄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命發塚視之唯塊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吾姓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能久乎未幾石氏果滅澄度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

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

論曰大覺璉禪師有云妙道之意聖人嘗遇之於易由生民已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皇之教密而嚴秋也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迨爲秦漢則無所不至而天下至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世尊之教入東土示以性命之理教以慈悲之行冬也旨哉斯言觀澄公區區而來當石勒季龍礮暴虓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祥導



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於戲天  
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  
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虞

趙石祗

三月卽位襄國改永寧去帝號劉顯殺祗冉閔以顯爲大單于稱帝於襄國引兵攻鄴敗還魏克襄國殺顯及公卿焚宮室遷其民于鄴至辛亥國除

魏冉閔

殺石虎子孫十八人及胡羯二萬人壬子克襄國殺劉顯後爲慕容儁所滅殺閔於遼徑山七里之內草木皆枯半年不雨祭之乃雨國除

辛前秦苻健

有建業洪第三子洛陽臨渭氏人其先有危之裔父洪字廣世爲西戎酋長初苻健滅洪有師十萬自稱秦王生健背有舛

付字改姓苻氏  
苻健立四年都長安改元皇始  
苻健立四年都長安改元皇始  
苻健立四年都長安改元皇始

苻子朗

二十篇曰符子多讚釋

世尊入滅一千三百年矣

季

燕政元璽

甲寅

涼張祚

改和

乙卯

符生

字長生健第三子立二年改元壽光二十三年爲堅殺之

涼張玄靚立

丁丑改升平帝加元服

符堅

字永固洪之子雄武智略盡有中原以百萬之衆伐晉爲謝石所敗立二十七年壽

改元永興

燕政壽光

釋法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遊化至長安時天大

一機迹

何祖居代通事名第七

三

四七

祈雨咒鉢鉢中

早堅命師祈雨咒龍鉢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師  
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早堅謂  
秘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于雲漢哉其  
思仰如此

呆

秦改甘露

肅

燕慕容暉

字景茂儁第二子儼立十年改元建熙

辛酉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  
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  
祀神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瘳裹  
兒而出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

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  
利利人不亦可乎

袁哀帝不改隆和

字千齡成之長子即位修身後斷穀服長生藥過度中毒崩于西堂

壽二十五葬于安平陵

治四年

梅檀瑞像

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涼府

癸亥改興寧

皇

涼張天錫立

駿之少子玄靚委政與臣謀殺自立至丙子為符堅所虜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屐至  
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有市朝時簡文  
懷璧輔政沛國劉惔嘗遇潛於簡文座中嘲曰道人亦

支那

弗且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三

四七



遊朱門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爲蓬戶及辭  
還剡山支遁寓書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答曰欲  
來當給朱門巢由買山而隱也寧康二年卒武帝  
下詔曰法深理悟虛遠風鑑清高棄宰輔之榮襲  
染衣之素山居世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  
生奄從遷謝用痛于懷其賜緡錢十萬助建塋塔  
中國勅塋沙門自此始潛字法深凡中國勅塋沙門自潛而始

法師支遁字道林與謝太傅安王右軍羲之厚善  
安守吳興以書抵遁略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  
欲還剡自治爲之愴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

意事殆磨滅都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  
消遣之一日千載也及竺潛辭闕有詔遁繼講法  
於禁中一時名士殷浩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  
和充王坦之袁彥伯竝與結方外交天下想見其  
標致者劉系謁於白馬寺談莊周以適性爲逍遙  
遁曰不然桀跖以殘虐爲性豈亦逍遙乎於是注  
逍遙篇學者宗之王濛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遁  
曰與君別久而君了不長何也濛慚汗曰絳鉢之  
王何也郗超嘗問謝太傅曰遁談何如嵇中散太  
傅曰嵇努力裁得半耳又曰何如殷浩太傅曰壘

疊論辨恐當抗衡超拔淵源殷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資給敦遣諸公祖餞于征虜亭蔡子叔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萬亟趨其處子叔還合褥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叔曰吾初不爲卿面計其爲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爲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難及詢設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尋無窮聽者多言自得遁旨詰之輒失著卽色遊

玄聖不辨知等論有遺其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及卒戴逵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也

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桓溫辟爲參軍時王珣同府珣爲主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詣溫府溫先令超臥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超喜隱遁聞拂衣者必爲



起屋具罷用遺之支道林每謂其造微之功足參  
正始甚重之又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  
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  
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昇濟神  
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乙丑

秦改建元

竇廢帝奕

字延齡哀之毋帝後大司馬桓溫廢爲海西公十月卒于吳壽三十五

改太和在治五年

丁卯大教東被三百年矣

釋道安者姓衛常山扶柳人圖澄之門學家世英

儒早失覆廕爲表兄所養悼年讀書一覽無忘十  
一出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爲緇林奇表寧康初安  
於襄陽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  
而止光明燭天傾都瞻拜歡呼動山谷秦王符堅  
送外國金飾倚像金縷結珠彌勒等安每講設以  
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習鑿齒襄  
陽高士先以書通好乃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  
安曰彌天釋道安相得歡甚卽以書抵謝東山稱  
安蓋非常勝士恨公不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  
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使大法流行爲蒼生依

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安固辭不受未  
幾符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  
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  
襄陽得一人半耳  
習鑿齒半人也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  
安曰師莫如佛世也應沙門宜以釋爲氏及增一  
阿舍經至乃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  
稱釋氏遂與經符合焉世益重之又藍田得古鼎  
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之者有以問安  
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由是符堅勅三館學士有所  
學不疑皆師於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符  
義不禁難

氏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唯建  
康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羣臣諫不從太尉符  
融者叩頭請安爲蒼生一言安諾及堅出東苑命  
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進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  
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卽詔翼扶安登  
輦於是翼跪而掖之堅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  
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  
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  
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



下下之士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  
始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平陽公懿  
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聽堅曰非區域  
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且  
有格言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  
欲往宜駐蹕洛陽枕戈畜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  
伐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萬次  
壽春爲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遁還安每疏  
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  
之尊者欽歎以爲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

董衆  
無狀  
而遂  
遺師  
憂

識其爲賓頭盧也因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  
而始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于是有法遇  
者傳教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而不舉安  
廉知之卽封荆以寄遇抱荆而泣曰董衆無狀而  
遠遺師憂於是俯伏躬受其譴太元十四年正月  
晦日安命其徒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  
處問之僧指西北卽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  
率天也是夕有數百小兒皆就浴而去識者以爲  
悅他  
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踰跌而逝安貌悅而姿黑  
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

許隆起如印時號印手菩薩著僧尼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或無以異至於出處操尚若相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或虧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澄安二公失身偏霸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情彼季龍符堅其肯容之高臥山林而不爲之屈耶此古所謂

易地皆然三大士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趨時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逮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遠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友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嘗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曰卿式以擲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年五十



八卒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甚爲江左諸公卿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臺臺簡文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帝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眞長爲時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爲輕薄令尹又嘗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思玄度

戊辰○王珣與弟珣捨宅爲寺今虎丘是也

辛○符堅滅燕

晉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而不倦浴必移晷訝而私覲見尼揮刃自割截支分鬻有頃尼出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乃止尼遂辭不測所之出感通錄

辛柔簡文帝昱

字道萬元之少子神識怡暢無濟世之略後崩于東堂壽五十葬高平陵

改咸安○是年彗星現帝詔竺法曠禳之曠曰陛下當勤修德政以寒天譴貧道當盡情帝乃齋懺災遂滅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音釋

模述

傷風及不遠事名第八

瘍

羊赤切  
脉病也

滄

胡古切  
水名也

謠

獨與招切  
歌也

殲

先念切  
雷光也

號

胡廣切  
明脈也

號

虎聲也

噬

視制切  
齧噬也

譴

詰戰切  
責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佛祖歷代通載第七卷計一萬一千三百廿八字  
該銀六兩五錢六分四釐  
順治十八年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龔東晉孝武帝曜改寧康

字昌明簡文第三子十歲  
即位崇德太后臨朝二月

桓溫擁兵來朝有不臣之志三月疾還始號七月卒弟冲代領兵盡忠王室三十五崩清暑殿葬隆平陵治廿四年

厚攻太元○梅檀瑞像是年到長安住一十七年

榮後秦姚萇

字景茂南安赤亭羌人其先有虞之裔父弋仲有二十四子萇幼子也初仕苻堅爲陽武將軍因南伐敗績而歸遂繼苻堅而據長安僭立八年改建興壽六十四

西秦乞伏國仁

本西鮮卑人其先自漢北出陰山苻堅旣敗國仁自稱大單于王後號西秦據金城僭立四年乙酉改建義



後涼呂光

字世明洛陽氏人也父婆婁仕苻堅官至太尉生光身長八尺四寸目有重瞳

王猛見而異之舉以為將率兵七萬西征藏稱者四十餘國至龜茲獲羅什聞堅死據姑俱降

涼州牧立十年

後燕慕容垂

字道明號之弟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因懼誅奔秦苻堅用之將使伐

晉既敗遂據中山改國號燕立十三年壽七十一

苻苒

字永叔堅之庶子既聞堅卒出鎮于鄴據晉陽立一年改大安

後秦改白雀

太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于晉遠出鴈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遂周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

特批糠耳遂出家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一言遠恠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陰太守桓伊為剏精舍一昔風雷拔樹鼓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時以為神運焉初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叢力致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時謠曰侃唯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剏寺心祈之於是像冷

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若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并沙門千餘人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遺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聞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頃承懷寶來游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增其勞佇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踪

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什答曰旣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譯來貺粗述德風比何如必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昂哉仁者善弘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媿耳今往常所用鍤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



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  
惠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  
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  
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想更相乘  
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宗  
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中國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旦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  
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  
略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  
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

興致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欵敬安城佗  
姚嵩獻珠像并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  
師當冠以敘文以昭示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欽聞  
也遠以大論文廣謙讓不諾乃抄其要爲二十卷  
而別敘之相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  
有能伸述經牒演說義理律行修整可宣寄大化  
不音者聽依所習不者悉令罷道唯匡山道德所居不  
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遂停其詔遠  
嘗稽考禪宗別傳之旨源流所自及祖師達磨之  
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

內音納敬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內及宗炳著明  
佛論顏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夷夏論鄭道子著  
神不滅論皆稟遠是正焉至隆安中桓玄重申庾  
冰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  
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  
八座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  
其疑便當行之遠答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論卽  
緩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  
推奉主之情欲興其敬今事旣在已宜體謙冲應

陸脩  
靜皆

諸道人勿復致禮也安帝避玄還次潯陽詔遠見  
于行在輔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  
詔問勞初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奉卜居三十年  
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以虎溪爲限弟惠持亦  
有高行蓮社衆數千持居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  
豫章刺史范甯遠公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  
曰但令如弟所未易有沉復賢耶遠臨終其徒進  
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  
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宋朝明敎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



達不  
同時  
亦欠  
討論

曰陸脩靜異敎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  
言也陶淵明眈湏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  
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  
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没于  
刑蓋識其罷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  
蓋自信道也桓玄震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  
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  
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  
孰有道尊一代爲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  
孰有夙稟勝德爲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

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申其賢乎孰有  
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敎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  
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  
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遠公識量  
遠人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敎廣大聖道垂  
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偉乎大  
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  
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長揖巢許遠公風  
軌也白雲丹壑玉樹瑤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才藻自

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威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承相桓玄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憤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時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遠公遠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使誌其事號蓮社誓文其辭曰維歲在攝提

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惠遠真感幽典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三入集于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誓惟茲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險阻之難苟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



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  
懽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景伴神造功由理諧  
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求萃者矣可不克  
心克念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  
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  
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泮堂等施一心亭懷  
幽極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倫首登神  
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後升勉  
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  
形由化革藉美菓於中流蔭瓊柯以詠言飄靈衣

於八極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  
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而繼  
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太元初符秦盛時德星屢現太史奏外國當有智  
人入輔及秦主攻襄陽得法師道安喜以爲應安  
謙讓不敢當因勸秦主迎龜茲國法師鳩摩羅什  
堅從之卽其驍騎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茲  
謂曰若獲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茲王白  
純曰國運替矣有勍敵從日下來宜供承之勿抗  
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爲光所破遂獲羅什光見什

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以爲不可  
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爲所逼及光還而符堅  
已敗因僭王姑臧父子相繼皆庸才不知道什蘊  
深解混居其國亡所宣化秦王姚萇者西戎羌也  
符堅之敗萇爲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與之戰不  
利遂爲萇縊殺之于佛寺萇襲其位都雍關改長  
安爲常安在御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  
其陰出血石餘而崩子興卽位降帝號而稱天王  
未幾干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荆  
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端乃遣姚碩德伐涼

王去  
秦主  
姚萇  
感報

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遇待以國師大  
闡經論震旦宣譯至符秦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  
律論三藏凡八百餘卷云

乙酉符丕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姓拓跋王水  
德都雲中

雷氏曰

孝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孝明  
莊莊節閔後廢出帝魏主十二一百四九

大祖道武皇帝珪

詰其先十一主國號代晉始拓跋  
神元皇帝也帝時辟暑五臺山

微卽魏之始祖神元皇帝也帝時辟暑五臺山  
有楚僧來乞坐具地帝然之遂敷坐具于是頭  
出星辰尾搖日月方圓五百里皆屬聖基乃文  
殊化身始祖生章帝悉鹿平帝綿思帝弗昭



帝祿官穆帝荷廬平文帝鬱律惠帝賀偁煬帝  
 紀那烈帝翳槐耶成帝什翼健已上十一王未  
 通中國○瑤按世錄其先出自黃帝之後昌意  
 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自以為號西晉之  
 亂有拓跋廬出居樓煩晉封為代王於後部落  
 分散經六十餘年至廬孫什翼犍魏書云瑤  
 里築城邑號恒安為符堅護將軍堅敗後乃即  
 真號太祖道武祖明元立元祖世祖太武帝立  
 自是又四冠至世宗孝文帝遷都于洛改姓元  
 謂之北朝冠絕虜語尊華風是時天下唯二國  
 知致信僧至二百萬寺院及神元與晉通聘方  
 一千九百餘卷自古佛圖塔之盛無出於此改  
 年登國

夏前秦符登

字文高堅之族孫在位九年改元太初壽五十二

後秦改建初

稱入長安

涼政大安

燕改建興

丁亥西秦乞伏乾歸

國仁弟立二十四年後為兄殺之

戊子西秦改太初

稱王於河南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  
 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  
 長爪梵志暨祖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  
 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  
 乃曰此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  
 不如蜜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  
 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

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  
祖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  
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  
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  
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  
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  
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  
氏或自言纓絡故人謂之纓絡童子遊行閭里丐  
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卽答云汝  
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

與祖同車而出見纓絡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  
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  
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  
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  
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  
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  
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  
爲智尊者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  
滅願王於最上乘毋忘外護卽還本坐跏趺而逝  
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



撰述

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已丑後涼改麟加

登梅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三年矣

卑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爲乾歸所殺國除

後秦姚興改皇初字子略長子弁之長安立子槐里二十二年壽五十五歲

甯安帝德崇武帝長子生而不惠至於寒暑飢飽不能辨年三十七崩于東堂葬休平陵一

名儒宗十五歲卽位治二十二年

後涼改龍飛

稱涼天王

後燕慕容寶字道祐乘之第四子立二年改元永康壽四十四歲

北魏改皇始建天子旌旗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號少子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後燕寶死乃據滑臺號燕都廣

固僭立七年壽七十而卒

南涼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

呂光遣使署爲益州牧自稱大單于西平王都廣武徙樂都改年太初僭立三年

北涼改業據張掖次年改神璽

西涼李暠字玄盛龍西成紀人漢將軍李廣十六代孫祖弇仕張軌爲將因據河右至暠

稱涼立十七年○卽唐太宗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爲任而疎食布衣志

耽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薙茅居之時聞風而造

者百有餘焉道德凝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

文苑

佛道經代通成卷第八

七

八

五朝天子移風貢物飛符孰能竝駕

一苻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  
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  
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  
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輦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  
庶冀靈光迥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鑊形像  
績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幸望  
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獻德光  
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尚同養群生至人通微

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  
疋象牙簞五領金鉢五枚到願受納

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  
尚澄神靈緒慈蔭巨國凡在含生孰不蒙潤朕承  
籍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不  
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  
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  
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  
幸爲咒願

四魏太祖道武皇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



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  
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  
白氎五十領銀鉢三枚到願受納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尚建神通寺與師  
書曰敬問太山朗和尚遭家多難灾禍屢臻昔在  
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  
拯拔區域遐邇蒙蘇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卽  
宴永康之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  
飲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祿幸  
和尚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并假東齊王

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意稱朕心焉五朝御  
啓師悉回答恐煩不錄見唐弘明集

王曹改隆安○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戊戌後燕慕容盛

字道運實之庶子立三年  
壽二十九卒改年建平

北魏  
與佛  
攸詔

北魏是年卽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夫佛法  
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  
可依憑勅有司于京師建飾容像修整宮舍令信  
向之徒有所居正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耆闍須  
彌別構禪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撰述

何而居不遺事卷第八

古

三

後秦改弘始○後燕改長樂

字道文垂少子在位六年壽二十三歲

後涼呂纂改咸寧○北涼改天璽

唐李南涼利鹿孤

鳥孤之弟立二年改建和

是年作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勛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位出家龜茲王聞請爲國師以妹妻焉遂生什曰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不該覽苻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苻堅使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臧稱涼弗獲師面姚秦弘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逍遙園有葱變莖以表智人應入中國九月呂隆來降十二

月二十日迎師居逍遙園典以國師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百餘卷資學三于拔萃有八曰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各有著述知別傳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光華又舉僧著爲僧正以政僧事沙門惠叡精誠遠到隨什傳寫每與叡言西方辭體特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王者必有贊德經偈皆其式也嘗歎曰吾著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因悽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紕繆什



釐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門數千衆肅容  
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  
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  
謂每講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  
別立解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若相  
効能食此者乃可畜室耳舉已進針如常饍諸僧  
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同每請什說法必跪  
伏座前命什踐肩而登座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  
山尊者北山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  
尼無缺度人如優波毬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杯渡

羅什  
吞針  
誠徒

比在彭城聞什入關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年  
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什嘗升座每曰譬  
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  
九年而疾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集衆告別曰因  
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  
謬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繁若義契  
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聞維日舌果  
若紅蓮色而不壞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關

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從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有奇傑閒出然多園情外學迨什公之來然後大法淵源始淳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特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關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峻德梵行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彌勒出世尚何加焉

僧官  
自著  
始

法師道晁以奉律精苦爲秦王所重自什公入關僧尼以萬數頗多愆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爲極僧尼寢多宜設綱領宣授遠視以濟頽緒晁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爲國僧正給輿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僧遷禪惠爲悅衆以法欽惠斌爲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白從各三十人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爲異道之宗聞什在關中馱其書至乞與僧辯論關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融曰子可以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



讀乃密使人錄其書目一覽卽誦尅日議論秦王  
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爲誇融數其書并  
秦地經史三倍之什乘勝嘲曰卿乃未聞秦有博  
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再拜融足下  
而去

法師道恒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爲沙門從什  
公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經  
綸術業令尚書姚顯宣旨敦勉罷道輔政恒標抗  
表陳情略曰漢光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  
之高陛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輩堯舜今乃冠

中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晁等勉  
諭之必欲遂其心什晁等奏章敘其事略曰惟聖  
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毀除鬚髮著不正之  
衣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與異才  
輩出如恒標等未爲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衆懇  
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  
邪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叡幼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  
王嘗問司徒姚嵩曰叡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  
及朝會公卿大集叡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

海僧望也。獻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毘曇。子能辦乎。獻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法師僧肇。幼家貧。爲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爲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與語。驚曰。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爲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

皆妙盡精微。秦王尤重其筆札。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辛涼呂隆攻神鼎

北涼沮渠蒙遜

臨松廬水胡人其先爲兒奴遜後殺歆立于張掖治三十三年壽十六

十六改永安

後燕慕容熙攻光始

壬寅改元興

僭號

南涼僭檀

利鹿孤弟立十三年壽五十五改元弘昌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什公翻譯及半而弗



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  
而喜走書關中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  
律儀大備  
自此始  
什公續而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公受秦宮女歎  
曰什如好綿其可使人棘刺乎什聞耶舍爲已遠  
來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旨遠  
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  
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盡  
禮致之耶舍乃肯來王郊迎別荆精舍處之供設  
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善毘

赤髭  
毘婆沙

婆沙論而髭赤時號赤髭毘婆沙後遊匡山爲遠  
公所重躬自負鐵於紫霄峰頂鑄塔以如來真身  
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癸卯  
桓玄  
下書  
拜俗  
今僧

元興二年太尉桓玄久懷篡奪及升宰輔以震主  
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何  
庾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庾意在尊主而禮據未  
盡何出於徧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范  
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  
殊非恭敬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  
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

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罷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尚書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爲敬不以形屈爲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于木漢光武之遇子陵皆不令屈體況沙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咨于遠公遠慨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思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庶後之君子崇敬佛

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處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



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謹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深固在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游觀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

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

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同禮遜世則  
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  
重劫達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  
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  
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  
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照太息以語仁  
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游步猶惑  
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  
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老氏之意以天地得一爲大王侯以順體  
而尊終於義存於此斯沙門所以抗禮萬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  
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  
爲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  
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  
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



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全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成在用咸卽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竝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說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

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辨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體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

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先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剏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卽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命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涯於一檢若命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

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逼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



而爲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固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

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俦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

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皇帝之言形有美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

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有徵校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問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罷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命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



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糗糧錫以輿服否答曰然王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酌其始誓之心況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雀蚊之過乎其前

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賔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忻然怡衿詠言而退

農魏改天賜

乙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赫連勃勃

字屈局兕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衛之子淵之族身長八尺五寸腰闊十

圍據夏州自稱天王尚性兇暴以殺爲樂立二十年

西涼改建初

罕天竺尊者佛馱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什公倒

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爲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爲學者妄相粉飾公雷同以爲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卽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實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

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噴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爲遠屈遠高之遣書關中雪其枉後於江都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衣童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暮夜則潛入治中以爲常至譯經畢遂絕迹不見

未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

字子羽惠文熙之長子自云高陽之後因以爲姓熙死僭立一年改國曰大燕

年改正始

淵明入社

淵明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解印去居柴桑與廬

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卽來遠許之陶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北燕馮跋

字文遠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子孫皆食爵馮鄉者因以氏

馮跋善飲酒一石不亂初仕後燕因殺慕容熙立雲雲復爲臣離班桃仁所弑改乃僭稱燕于

昌黎次年改太平在位二十一年

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

乃道武長子是年卽位改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崩西宮葬金陵雲中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皇帝進

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

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

輦更廣大之瞻敬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

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法顯

法師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惠景雲

西天

整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以日準東西視

支那

弗且歷代通鑑輯覽卷第八

三

八

百法  
顧始

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不顧至葱嶺積雪有毒  
龍飛砂路盤空而進不顧皆萬仞險處梯而過者  
七日以繩爲梁躡而濟者水濶八十步漢張騫甘  
英皆所未至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股栗而死顯  
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餘國至中天竺去王舍  
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耆闍崛山路僧曰日暮矣彼  
多師子且食人不可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  
晚今夕若死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  
旣至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自知至此  
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蹲踞舐齧顯以手循

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耳於是妥尾而去  
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不答徐去有少年來顯問  
耆年謂誰曰頭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  
岩竇不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  
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侶皆無  
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純扇供佛者顯見之動東歸  
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  
于京師

季西秦熾盤

乾歸之子立十  
六年改元永康

北涼改玄始

西域三藏曇無讖由龜茲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



素奉大法識居久之遍曉華言譯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猶以涅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譯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識神異頗多時拓跋珪王中山聞識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順策拜遜涼王加九錫諭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一奉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留識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心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失朝廷待遇之意切

爲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識於是拓跋珪銜之道進者從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未旣而詣識識忽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脩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爲授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戒矣今爲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之初識出關曰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爲魏所併

涅槃  
蒙遜  
感報

概述

何元周仁通事卷八

三

四

癸丑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誣以爲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於此身卽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山豎石爲聽徒講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群石皆首肯之後游匡山居銷景岩聞曇無讖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闍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遂誓死奉法

甲寅魏改神瑞

丙辰後秦弘

興之子立二年晉劉裕滅之壽三十改永和

魏改泰常

丁巳西涼李歆

立三年改嘉興

戊午夏改昌武次年改眞興

己未恭帝德文改元熙

安帝母弟永初元年劉裕使后兄叔度踰垣殺之壽三十六葬

于沛陵晉室滅矣

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右西晉

都洛陽四主三十七年而有五胡之燬東晉都建業十二主一百四年而歸于宋

唐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二年河西王牧敬煌恂自殺國亡

友那

弗且歷代通鑑輯覽

三

八



北朝魏泰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讒帝命浩以公  
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  
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大  
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  
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  
籙真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  
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  
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  
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論崔浩不擇術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  
就而爲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  
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敕道家爲諸  
子神仙爲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逐  
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  
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鸛鵒孔  
子以爲不智如謙之者其爲鸛鵒亦大矣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交積山與沙門曇弘友善聞曇無毘  
自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卽悟無毘歎

玄高  
發諸  
於同  
南王異以爲勝已及無毘西歸有妖比丘嫉高譖於河  
南王世子曼曰高今聚徒將爲國害曼信之欲殺  
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  
所宅夜有鐘磬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  
有神力嘗指地出水以給衆如紹者又十有一人  
河南王迎曇弘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  
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爲摧偃亂石  
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岩竇無益也路乃可行  
王郊迎之禮以爲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尤  
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果高假以神力使於

魏收  
佛老  
志

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  
不同卽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  
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燾在位益加誠敬令太子  
晃師事之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略曰釋  
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  
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  
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  
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  
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  
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



情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及釋迦立像帝令画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爲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凡爲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龕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緣欲習

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墮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也上根者以脩六度進萬行整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爲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

截枯截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惑斯應體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爲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爲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



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讚明經義以破外道皆  
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  
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云論曰唐太宗世旣脩晉書復有勸脩南北七朝  
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  
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爲外學或欲兼之自  
非夙薰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況通其旨  
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  
馳遷固之間御靡旌以摩荀楊之壘步驟雍容有  
足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

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音釋

紇

戶結切

闇

於紺切閉門也

砮

音略利也

髀

補爾切股也

猴

戶鉤切

藍

靑

痕

沒切

鷄

舉魚切鳥也

愔

於斟切

戔

竹甚切

戔

小斫也

戔

切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佛祖歷代通載第八卷計一萬四千六百七十七字  
該銀八兩四錢七分八釐  
順治十八年六月 日徑山比丘徹徹印開識

撰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三

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審

宋

姓劉氏  
都建康

雷氏曰

高少文武前明後順  
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

綏德典小字寄奴彭城縣  
綏興里人漢高弟楚元王

交二十世孫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帝仕晉為太尉有雄才大略而清簡寡慾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受禪晉室幸建康宮六十七歲崩于西殿葬建康縣蔣山初寧陵治三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壬戌四月上殂

參營陽王義符改景平

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所為多乘失皇太后令廢為營陽王

支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一

八



年十九終  
治一年

五

文帝義隆改元嘉

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厚躬勤政事江

左之政未嘗有也壽四十七爲張超之殺于合殿

葬長寧陵在位三十年

明元長子壽四十五崩于永安宮在位十九年

乙丑

夏赫連昌改永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魏崔浩自比張良

賈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挈十木

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嘗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

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冰

神異

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

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瓜步欲登

舟舟人不卽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村有李氏方

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衆環目之渡

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

食畢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

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

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庚辰

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赫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

昌之弟也

北涼改承玄○魏改神鼎

臣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屢延入內供養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竝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爲增智力夜夢神力士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卽爲衆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號摩訶衍

辛未北涼改義和

北燕馮弘改大典

跋之弟殺跋之子翼自立七年

壬申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衆地坐及

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著帝曰日纔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卽曰白日麗天今天言方中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之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弘范秦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善不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網羅舊說發其淵奧

道生法師著論

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悟悅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癸酉

北涼牧虔

蒙遜子立六年改永和



摺述

佛神居代通事卷第九

三

四九

靈運叛棄市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之齊名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遂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爲娛太守孟顗事佛精懇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須惠業丈人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語及顗入朝屢爲裁抑不得召用晚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爲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卽與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怜其才減死徙廣州旣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十九

甲戌

十一年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舍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遇緣卽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卽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舫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替寺有寶月殿跋

支那

佛神居代通事卷第九

四

四九

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  
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白獅子仰  
蹠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  
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迂勞殊勤因從容問  
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  
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求那帝簡持齋宋文秦對大悅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  
言令不威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  
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  
則人臣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

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  
大矣安在輒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  
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  
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桓寺講法華并十地品  
帝率公卿日集座下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卽  
於寺譯菩薩善戒經等十八卷

乙亥魏改太延

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問侍中  
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不多比日彌復  
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



輩時秀率皆信敬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  
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爲指南北見顏延  
之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  
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  
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卽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  
戒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橫目  
之俗聞不敬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上  
玷大法更蒙獎論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負  
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顗庾亮王蒙謝安郗超  
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逵許詢及亡祖兄

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  
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  
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遁崇達  
竝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  
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惠遠云釋  
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敎源齊物亦爲要務  
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  
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  
傳此風敎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  
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

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忤忤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門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

尚之  
奏對  
帝悅

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及顏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酌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丙子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夢爲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有僧惠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  
黑衣宰相致門下車蓋常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  
公卿纔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  
膚肉糜爛歷年而死

論曰世智辨聰人情所歆慕以爲英靈者也佛世  
尊則以爲人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  
伏誅惠琳毀形衣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  
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爲難  
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  
神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

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  
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  
庾登之以釋法瑗聞召對願問瑗伸辨詳明何尚  
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  
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王之  
王景文至值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  
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臨幸  
聽法時以爲榮

庚辰魏太武燾卽位改太平真君

後漢書

卷之四十五

韋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錄

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  
爲寇謙之倚崔皓爲天師故改真君之號迨今五  
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高崔  
皓妒晃讒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爲  
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  
太子旣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過待  
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  
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  
暗讒太子害若不早誅必爲大害太武大怒收玄  
惠崇害之

高弟子玄暢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  
闕泣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  
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  
如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  
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卽化沙門法進號  
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  
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  
公竝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  
養矣言訖不見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仙道修

支那

卷之四十五

久九



謙之遇異人授辟穀術

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仙人成公興求謙爲之弟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飢又共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未幾與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職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來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

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云

丙戌是歲卽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長安與崔皓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皓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白太武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閔其財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

計又爲窟室以匿婦人皓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  
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切諫以爲不可皓不從  
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宮勅臺下四方命  
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  
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  
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不行禮儀大壞九  
服之內掬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復義農  
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  
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  
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首身死

有司宣告鉅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一切  
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  
法屢諫不聽乃綏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爲  
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  
無復子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勉帝以京之東南地建觀  
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  
命帝然之遂受符錄建觀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  
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  
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賈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火焚棄厠初崔皓爲魏司徒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大武以皓監秘書其黨閔湛者勸皓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爲暴陽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能對執皓檻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人行洩其面呼聲啓啓徹于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

十人皓旣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皓尸至糜潰乃止

北史見

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託跋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美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罷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如此旣而皓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世不過黜官榮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已乃遂夷滅

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皓庸有傷害哉而皓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皓未旋踵而尸亦爲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皓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爲之速報以警動乎人世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帝魏改正平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武抽佩劍自斬

曇始  
救法  
魏武  
悔謝

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卽虓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真鎮長安及義真爲赫連屈局所敗始身被刃而無傷屈局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若太武深



撰述

侯康所撰述

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  
寂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閱十餘年改葬貌亦如存  
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勸中  
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癘作二月五日卒矣

壬辰魏文成帝濬改興安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見被害立吳王收元正平十月一日

吳王亦崩立太孫濬見之子也既立有人君之度視前昏失復弘聖道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崩太

華殿也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

文帝下詔

高宗文成帝卽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興復

興釋

釋氏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

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  
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  
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  
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  
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  
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  
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  
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姦之儔得  
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按假齋

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經像竝還脩復有屬實王種沙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藥術守道不改於復敎日卽爲沙門同輩五人高宗親爲下髮命師賢爲僧統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

五萬斤云

出魏書佛老志

畢武帝駿改孝建

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一子聰明穎悟文武所全壽三十五崩王

燭殿在位十年

魏改典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土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化非尊者道



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實若明其實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

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極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旣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圖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

根述

傷冠公不送重名錄

冊

甲午歲也

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汪云以達磨大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

傳燈作  
丁酉非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間關來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譙王乎對曰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念當從陛下求爲王長修冥福帝悽然改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畢集召跋陀至幡然

清癯孝武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跋陀趨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一在卽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一座盡傾  
柔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爲新安寺鎮寺法王初文帝間惠觀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旨召入大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帝拊髀稱善至是爲天下法王甚允時望



南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袁粲見而異之以書抵其師道明略曰比見亮公非常人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亮名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三千餘亮英氣駿馥逼人辭鋒錯逸議者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丁酉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閼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條自非戒行精苦之者並令

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庚子魏改和平

壬寅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弘

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四維締制六寓

有司陳僧禮俗

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

爽唯浮圖教特異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

方之妙迹逃至化之淵美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

忠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長則

禮寧有屈膝四輩而閒禮二親稽顙耆臈而直骸

萬乘者耶故咸康初議元典再述而事屈於偏黨

道判於餘分今鴻源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贐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爲沙門本出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卽日拂衣歸于林壑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麗還舶爲風携至一洲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返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美非世間有也有人云此

本靈  
期過  
聖僧

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卽付之令一沙彌送至舶沙彌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三日而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須渡來得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寂已而復游於世復至齊諧家同呂道惠杜天期水丘熙三大士在焉諸大驚卽再拜渡曰年大凶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禳灾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卽辭去後不復見



撰述

傷風歷年通事卷第廿

其

附

帝釋僧導京兆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爲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輦後帝悅其賢躬爲壽春立光山寺勅開講首曰昔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上悽惶者哉因卽涕泗四衆爲之改容

乙巳廢帝業改景和小字法師孝武長子不仁不孝淫虐無度其嬖臣壽寂之投之年十

七崩光華殿在位一年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一頂長

佛衣經火不焚

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之猛火經日不

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乎出北史

明帝或改太始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好事鬼神嚴酷暴虐壽三十四崩

于景福殿在位七年魏獻文帝弘文成長子卽位治六年禪位與太子自號太上皇二十三歲崩

丙午改永光

魏改天安

丁未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爲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亦用赤金十萬斤

支那

第廿卷

三

九

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劒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脩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鱸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卽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爲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腳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睿明帝詔僧瑾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



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時京邑諸師立  
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  
論以通其異然畏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最有時  
望以書抵顒略曰切聞三宗論鈎深索隱盡衆生  
之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利無  
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傳者以爲公  
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疑障自發現行乎顒  
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于世矣

孝

元魏文皇帝宏政延興

獻文長子生冬詳感五歲受禪有人君之度馬太后

臨朝稱制十七始親政改姓元氏遷都洛陽斷胡服番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三崩葬長陵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  
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于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  
章百篇冠絕今古初登詔詰假手有司太和以後  
竝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  
寶帝建鹿野鹿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壬戌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癸丑後廢帝昱改元徽

字德融明帝長子淫虐不道廢爲蒼梧王壽十五歲爲揚王夫

紂之在位四年

丙辰魏改承明

丁巳順帝準改昇明

字冲謨小字智觀明帝第二子蕭道成爲司空總軍國事戊午三月

撰述

後魏歷代通鑑輯覽

三

顧

以太傳爲相國又加九錫遂禪位于道成在位二年

魏改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

而禪于齊

已宋齊

雷氏曰

高武齊林海陵明帝東昏及和齊朝七主二十四年

太祖高皇帝道成

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閏將漢相國何二十四代孫祖整過江居

晉陵遂爲蘭陵人皇立功著極王屢欲害之遂生

帝龍顧鐘聲亦仕宋壽五十四歲崩臨光殿在位

四年順帝之禪位也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

生天 王改建元

庸是年高祖有事于鍾山因幸沙門僧遠所居遠床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將詣床下見之左右

以房閣狹不容輿蓋遂駐蹕遣使勞問臥起而去

遠居山凡五十餘年初猶有食食不繼澗飲二十

餘年天下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

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好處

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敘瑞

夢耳今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

發武帝頤改永明

字宣遠高帝長子性儉約好積儲庫至八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

壽五十四崩延昌殿在位十一年

星勅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帝前對

對帝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

支那

佛祖通鑑通鑑卷第九

三

辰



道而  
後生

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未盛傳記無載者獨宋魏始盛而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庾米桓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爲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遊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會棧道絕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爲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惠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其近於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況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也

翼魏始服袈裟乘御輦

紀述

御制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

肅州

臣魏祀貢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惑衆收逮建康獄是日  
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旣而檢校仍在獄中其  
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  
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  
悔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誌例  
與衆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比丘七輩從  
其後帝驚遣吏至問吏曰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  
身如塗墨焉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  
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

獄誌  
公後  
悔謝

子豫章王相繼而殂果如其讖靈味寺沙門寶亮  
者欲以衲帔遺之未及有言誌忽來牽帔而去王  
仲熊問仕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  
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焉建武末平旦出門忽  
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及明帝遇害果以犢車載  
尸自此門出舍闔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被門  
限初鬱林多害宗室高士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  
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携之謁  
誌誌拊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顯于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至曰此



邦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鑿山麓斷壤  
群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  
誨龍爲蒼生請福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  
能爲哉神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  
赤庭山爲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超在  
辦舟迎之超卽日遁還靈苑

辛未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黃老南史云歡以佛道二  
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辯是  
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  
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

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卽行七步於是  
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  
沙之數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  
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  
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  
經所說若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  
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  
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  
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縉  
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

之風毀貌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屢見刻有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大交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

死真會無生在名則返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除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僉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哀繁



哀榮  
改夷  
夏論

託爲沙門通公駁之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及茲方褻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三環而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軔旣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尚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爲緇

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泥洹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歡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歡劇言道教不足以擬釋氏歡答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猥辱返釋究詳淵況旣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基奕然敷佛彌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顓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

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涯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聲彼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褊心立仁樹義將近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善不爲盡美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哉且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級精疎兩級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視易淮夫以視爲員者易以手爲員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



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  
餐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  
千之文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違有違有爲懷  
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  
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的一耳非其極也禪  
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  
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一則棄契千載棄契千  
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達風流者若當廢學  
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尋所辨非徒不  
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亂曰運往兮韜韜明玄聖兮幽幽翳長夜兮悠悠  
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  
桷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  
兮遠逝下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箏蔑兮  
訖若焉相責兮智慧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  
之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諮夷夏論竝章  
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汝南周顒高僧惠  
通竝著駁夷夏論歡之作遂不勝其謬矣復有法  
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  
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

大乖老莊立言之旨

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竝酷好佛竟陵著淨  
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  
者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  
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  
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  
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  
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強號爲一在  
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  
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

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  
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道歸一歸一卽回向句正  
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  
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  
始於常分逃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徧脩成聖  
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  
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  
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  
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顒顒難之曰虛無

人自  
楚越  
鴻常  
一耳



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爲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本一物而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已上出南史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訾佛況佛化自晉抵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吾佛者未嘗諱之而鄙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乎當時群公評議

二教而罪歡曰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歡翼之論猶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肅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之制令以爲常准○祀孔子於中書省

甲辰鬱林王照業改隆昌

文惠長子武帝之孫初上潘

昭文改延興奢佚無度廢先君儲積數月而盡西

昌侯鸞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字景樞太祖兄安貞王道之子小

明帝鸞改建武

字玄慶性多情忌好占吉凶利害

概述

佛門居士通車考第九

厚魏改國姓元

賡改永泰

昂東昏侯寶卷改永元

字正嚴明帝次子自卽位不與臣下相接奢佚後宮一年

之中府庫匱乏民間倍價市金與潘妃作金步蓮花和帝刺於荊州舉蕭衍伐之遂廢爲東昏侯壽在位二年

震元魏宣武恪改景明

孝文第五子卽位深于佛法壽二十三葬景平陵在位十

年六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篇

出珠林

辛巳和帝寶融改中興

字智昭明帝第八子蕭衍迎立于江陵明年三月禪位于梁梁

武奉帝爲巴陵王年十五崩在位一年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

襲七主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

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資相傳

云佛涅槃後優波離結集律藏訖卽於其年七月

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

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欲涅槃時付弟子陀寫俱

陀寫俱付弟子須俱須俱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

付弟子目捷連子帝須帝須付弟子旃陀跋闍如

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

支那

佛門居士通車考第九

三

大



臨上舶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其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毘婆沙一部十八卷卽其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望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花供養律藏卽下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伯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舊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

今以此究叅諸家傳記佛世尊誕生入滅之年竝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辛

○四月寶融禪位  
于蕭衍尋移之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而禪于蕭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音釋

麋

古牙切牝鹿也

顓

牛豈切靜也

璿

則僧切則僧切

拈

音拈

璦

爲脊切玉

名

釀女亮切也

紕

之成切乘

磬

五高切衆

虺

許交切

聲也

癰

其俱切少肉也

駸

七林切行疾貌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佛祖歷代通載第九卷計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五字  
該銀七兩五錢九分七釐  
順治十八年六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梁

姓蕭氏四主都建康

○雷氏曰

高太世敬梁朝四主五十七年

幸高祖武皇帝衍政天監

字叔達

南蘭陵都里人與齊同出亦漢相何二十四

代孫父順之為丹陽尹母曰張氏生帝狀貌奇偉日角龍顏項有圓光身不映日受齊禪後酷好佛法降將侯景反舉兵圍帝于臺城斷食而崩于淨居殿壽八十六在位四十八年○或其間曰梁武終身奉佛然因殍于臺城佛法之驗其在何也答之曰苟往世之業會矣豈今生之善性命業性定焉齊中子曰齊戒修而梁國危非釋迎之罪也緣行齊廢帝之德值侯景臺城之困業理既昭惑疑遣矣

道家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乃梁時陶弘景妄



撰述

造

出珠林

榮武帝詔曰大士寶誌迹拘塵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問誌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云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他日更問國祚有留難否誌指其頸示之帝曰朕享國幾何答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爲倍宋文之年時革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卹

刑嘗詔画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旣而以指釐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卽以屬供奉官俞紹雕誌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庭時法雲雲光二師俱有重望每講法天輒雨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疏請誌偕光雲三大士齋翌日誌獨赴而光雲俱未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定林寺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

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勅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大士忽現於雲間萬衆懽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祀奇瑞顯應爲天下萬一凡大士所爲秘識偈句多著南史爲學者述大乘贊十篇科誦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于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羈皿盡明及長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曄皆不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

爲雍州刺史而妃薨其性酷妒如是化爲巨蟒入于後宮通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龍形光彩照灼因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畢世不復議立皇后云

昇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升重雲殿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教不在崇奉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爲喻弟子蕭衍比經荒逆耽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捨棄奮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世童男出



家廣弘經教化度舍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中長  
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陟大乘心永離  
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  
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內之道  
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  
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  
革凡成聖

具載如弘明集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特  
除侍中點前席將帝須曰乃欲臣老子耶固辭不

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  
斗米不盡那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  
衣尚書祿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  
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如故  
卽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  
徒尚之竝建大義申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  
中敬容而止

夏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  
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高德無以憑也  
雲始從之雲最有譽當世雅爲昭明太子所敬儒

釋兩優爲天下第一

啓

魏改永平

呈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都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楷模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

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帝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妙選奇傑其次主之時以旻爲第一當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葉嘗謂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欠伸儒旨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沙門道邕嘗頻年力學慕旻公之講誓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



者何能類之第自求成名不必苟齊也旻性謙冲不恃能矜物一時公卿道俗咸推仰之

壬辰

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旨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爲之序略曰離文字以設教忌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返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

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則金墻五室豈易入哉

登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省食絕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勅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錦帛並斷又造斷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畢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左目重腫腰有紫誌少爲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臞時謂沈郎瘦甚爲武帝所重官業具南

史嘗出意撰聲律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醲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醲爲累甚切萬事紘紘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爲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竝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事難卒從譬如方

過中  
不食

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湍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紘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累之筌筮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嘗著設會謂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



分衛持鉢以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饍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蔬藪之具莫不顰蹙以爲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爲僧徒鄙事既爲衆所鄙恥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赴請則

行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地矣約有文集百餘卷行于世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人者又十軀爲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襲其塔遠近咸見烟燄中有塔升空而沒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丙申

魏孝明帝詔

宣武次子六歲卽位胡太后臨朝在位十二年十九年崩

葬定陵  
改熙平

戊戌

魏改神龜

玄會稽沙門惠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于是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爲十例其自敘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茲焉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爲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卽置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汭流而上法師道英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榮結如葢覆之居久之棄去行龍臺澤觀游魚愛之卽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隆冬觀嚴水愛其瑩澈就臥其上信宿而起晚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爾氣絕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卽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李改普通○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稟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稟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鳥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在耆艾亦重稟授獨法雲公曰吾旣戒矣其可以佛法爲人事耶於是議者高之

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定有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渟滿室沙門道僊從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懦不能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大德無敢議者獨藏法師以爲佛法淵博非一人能盡之執不奉詔帝訝之召入光華殿問狀藏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奪遂從之藏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爲己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己好惡繩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

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恣僧游覽

藏登神座

獨禁御座而已藏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

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聞置之弗罪藏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十一歲藏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來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塵尾遺之而去藏自是玄辯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

魏許釋道

沙門道士講道於禁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



內傳竝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於佛迦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筮目餘小聖雖曉未然必籍耆龜方通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僞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寔洎公卿大夫百六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旣瀆先師

又同聖德罪當感衆前可將抵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嵋敎帝嚳於牧德大禹開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

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精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  
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  
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  
樂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  
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授道於鶴鳴因  
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  
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宮一切諸  
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切終稱天  
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  
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方等千條上云羽化

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  
文帝入賓于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  
言誦詠不倦天典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  
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煉百藥封西山以  
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久之太祖意  
少懈乃止

壬寅

魏用正光曆

翁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乙巳

魏改孝昌

壬寅改大通上幸同泰寺捨身

支那

佛前歷代通車卷第十

三

疏十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因問我既得法宜化何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年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浩穢堪繼吾宗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劫難水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爲識至多羅示寂師演化本因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

遣其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正師以震旦緣孰卽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曰告之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回王泣曰叔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以衆寶王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馭舟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以表聞奏有詔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竝無功德帝曰何功竝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

德不於世求帝曰何爲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遲留數日  
遂渡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有  
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來見師師端坐不顧會天  
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  
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  
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  
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  
卽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  
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光承其言

卽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  
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  
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  
竟久之爲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曰

夫入道多雲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二行入  
理入者謂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心性但爲客  
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疑住壁觀無  
自無他凡聖一等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  
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  
有四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



謂報冤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名報冤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爲萬有皆空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

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爲道行故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無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亦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尼總持道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

各言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肉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大師惠可卽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卽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跪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

方憑何得法以何爲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與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寺有期城太守楊銜之問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云何師曰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衞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慧昏蒙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以偈答之曰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明佛心今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衞之聞偈乃稽首曰願師慈忍久住世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卽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邁雲問師今何往曰西天去及雲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啓壙唯空棺隻履存焉梁武帝

聞師顯化始末如此遂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嵩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賁詔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方啓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及師示寂宋雲自

西域還遇師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墳如南史普通八年卽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卽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墳之說乎奮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旣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

已此乃實錄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悞也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際印塵劫於睡息洞剎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去來彼此時分而可辯哉

帝

魏莊帝子攸

獻文之孫彭城王第三子是

時爾朱榮立帝卽位二年改元建義永安二號後復欲篡逆求九錫九月入朝



呂改中大通

帝知召榮手殺之其弟爾朱兆舉兵向洛立東海王曄改元建明十二月殺子攸空宮百日兆又以曄疎遠殺之而更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

歲九月上幸同泰寺舍身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回  
辛亥宮十月上幸同泰寺陞座講涅槃經十一月講般  
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  
監元年生於霸府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爲天命  
所集幼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  
能諷誦八歲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集座  
側太子詞吐華暢淵源無滯皆欽服以爲聖童年

十二於內省決獄剖斷平允自是數使聽訟賴活  
者不可勝數性慈孝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  
憶誦無違帝旣留心內典躬自講說太子亦天性  
好佛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徧於東宮別立惠義殿  
專爲法席之所招引名僧撰次法事儀注及立三  
諦等義世咨美之母薨每哭輒慟絕水漿不入口  
帝勅左右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所制不勝哀比  
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卽可強進飲粥太  
子奉旨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處決無留滯引納天下

奇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餘卷群賢畢集  
文雅之盛由晉已來未之有也嘗游後池乘綵文  
舸摘芙蓉以嬉姬人蕩舟沒溺而出感疾動股恐  
貽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勰者名士也雅爲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  
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通經論區別部  
類而爲之序定林寺藏經卽其詮次也中書令沈  
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按閑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  
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  
誓帝嘉之賜法名惠地

安定王朗改中興

十月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乃奉太武玄孫

朗行至芒山旣平爾朱兆以朗疎遠又以恭英穀難制乃幽之假安定王詔奉修卽位

節閔帝恭改普泰

是年安定王節閔帝皆爲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

登國丙戌凡十二主百四十九年至梁中大還而分東西

之焉

手

西魏孝武修改永熙

字孝則字文之孫廣平武穆王懷之子高

歡廢節閔而立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歡覺舉兵內發帝恐奔長安依關西大都督宇文泰在○是年高歡丞相建府晉陽

癸丑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法號善



惠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爲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嵩頭陀者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鍊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三昧卽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因雙檮樹翔寺而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空手把鋤頭行步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

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傳毗致書於朝其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大士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毗告

狀于白晁投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謙卑豈敢進達晁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爲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一切諸法

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卽召大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遂還雙林至陳太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其徒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要在護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牀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



子問既歸寂後形體如何曰山頂焚之問若不遂復何如曰勿用棺歛但累甕爲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隨意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日上人法猛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龕所須更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晉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

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

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  
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  
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  
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  
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  
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  
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漂沉  
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無爲法  
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  
來今

甲寅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

孝文之孫治河宣  
王宣之子高歡迎

立都洛遷鄴年十一卽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乙卯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誠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

輟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  
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  
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丙辰作皇基寺○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丁巳東魏定州孫敬德虔事觀音爲賊橫引坐罪臨刑  
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  
高歡歡爲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



世謂高王經出此他

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啓壙視之唯存隻履

已未

東魏改興和

肅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銜之銘系記云東魏

靜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

同六年高僧雲啓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

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啓曰佛法未興

且同止此遂將梵本譯爲華言雲啓去游印土那

運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

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

將龜茲與雲啓所譯祖偈因緣傳居士萬天懿乃

殷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

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

識寫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真

君年中崔浩寇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文成帝和

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

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

惠炬將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叅

校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實林傳光化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爲聖胄集開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頭陀又錄光化以後出世宗匠機緣亦以祖偈爲由集成續實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燈錄進于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藏頒行天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叅石門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序文勅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

門惟白將此祖偈以爲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二云  
他宗不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  
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太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久之母有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池杜絕交游



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之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起天子以爲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竝得遂其高焉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鷹鷂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騷驥哉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受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卽辦後事數日而亡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群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爲學者所宗旣卒門人謚曰文

貞處士初漢劉歆著七略齊王儉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錄前五曰內篇六曰佛法錄七曰仙道錄謂之外篇劉歆七略則以道家爲諸子以神仙爲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七錄內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凡天下之遺書秘記盡於此矣內佛法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爲次列經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

萬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之數也

癸

東魏改武定

沙門尚圓爲武陵王遣宮中鬼怪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是年黃門侍郎顧野王玉篇成上自天監以來事佛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丙寅改中大同

丁卯改太清

己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卿在我日久無乃爲勞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寢疾然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獨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測不能進膳久而口苦案蜜未至而舉

梁武帝崩

支那

南史卷八十八

三

卷八



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曰角龍顏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閒基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竝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測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頌牋奏諸文

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暇卽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宗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卽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倖愆犯多縱捨坐是政刑弭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

方正爲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謚曰武皇帝廟號

高祖

出南史

梁武帝贊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不可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學

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大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慈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而已故餘社及其後裔以此驗鄭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爲萬世之公道哉

梁簡文帝改大安

字世贇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侯景破臺城立帝大安二年景又廢

之

右東魏十六年

而高洋篡之

北齊

姓高氏五王都于鄴

雷氏曰

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後主北齊

五十九年

高祖神武帝歡

字賀六渾渤海蓆人崩於晉陽葬漳水矣

文襄帝澄

字子惠高祖長子爲梁將所害壽二十九年也

文宣帝洋

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相位朝臣使受禪使中張亮謂孝靜曰

五行運有始有終願陛下遠法堯舜孝靜飲容避遜面出齊王洋入卽位降封孝靜爲中山王洋惡過桀紂復鴆靜帝在位十年改元天保壽三十一

機述

例加歷代通事卷第一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閭中論發明論是龍樹

台宗

所說故造稟焉是爲台宗二祖北齊尊者九祖

二祖

侯景

懷朔鎮人初仕高歡爲將擁兵十萬專制河南十三州歡死降梁祖後反

攻梁祖立簡是年弒簡自立稱梁改年大始登太極殿御床脚陷借立百日陳霸先殺之

重元帝繹改承聖

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初父夢僧眇一目執香爐云托生王

宮已而母夢月墜懷中後生帝也首封湘東王統義兵于江陵既臺城失守卽位于江陵復命陳霸先王僧辨破侯景又爲詩四絕西魏進士襲弒之壽四十七在位三年

西魏廢帝欽

受帝太子宇文泰立之雖在位而制由泰帝不勝憤欲除

之泰覺遂廢帝立恭帝卽位二年不改號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

承聖元年三藏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史歐陽頎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譯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頎之子紇居別墅在可泊間諦每訪紇以坐具敷水面跏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略不露潤或不敷具卽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奉祀之荆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音已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絕等爲梁湘東王所重卽以閒散甚



爲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了其意未久景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卽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剝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抱剝仰頭出鼻法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王卽位是爲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始法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

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第法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遁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北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啓行而峰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

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停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屠殺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爲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卽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異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以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怪問稠曰恐身血汚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憫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朕不明幾

妄黷聖師卽奉之如故因從容啓帝曰陛下前身羅刹也今好殺蓋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刹之狀仍有群羅刹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

畏敬帝方智

字惠相小字法真元第九子元被西魏破江陵殺之陳霸先殺王僧辨而立帝

卽位以霸先爲相進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

西魏恭帝廓

文帝第四子字文泰以柳曄之言廢欽立帝泰卒其子覺

襲相位進封周公時年十有五歲其叔宇文護逼帝禪位于覺封帝爲宋公帝

在政三年



改紹泰

後梁

姓蕭氏

雷氏曰

宣帝歸琮西魏附庸

宣帝啓

字理孫蘭陵人武帝孫昭明太子

在位八年改元大定壽四十四矣

北齊勅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勅諸沙門與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金陵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靜等忌之詣闕請與釋子角法有旨令上統法師尅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修靜等以術咒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顧缺

然無對於是萬衆誼譁得以道流爲勝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已爲神仙輩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卽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顧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況出家人也旣承天命令拒可令最下座僧對之于時有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兀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衣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令取稠禪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帝勅取衣一加十輩竝不能舉顯卽自取置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

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  
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  
現二靜徒默無所爲相顧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  
以頰舌勝之卽曰爾佛自言爲內內卽小也以道  
家爲外外卽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  
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群臣皆呼萬歲  
忻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  
鑒臧否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  
法門不二眞法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  
者中世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翹趺是味喪昧

虛宗旣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  
或遵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  
遠舉不能爾者竝宜改逃歸正詣昭玄上統剃度  
出家繇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弼字輔言中山曲  
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所  
答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弼深  
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正是一理帝  
曰說者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  
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帝曰旣言成寬成狹  
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狹若定



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成雖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孝改太平○右西魏二十五年

而禪于宇文周

後齊

敘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

郡王立于鄴凡一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沮魏靜帝乃遜位於高洋卽歡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愚混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六王相承二十有八年爲周所滅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曰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

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其身口修其定慧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丁丑

右梁五十七年

而禪于陳

後周

宇文氏王木德共五主都長安

雷氏曰

太祖閔明武宣靜帝後周

五主二十五年

敘曰周之執祖宇文覺者卽魏大丞相泰之世子

也泰舉高陽王爲帝遷都長安號西魏凡一十八年廢帝更立齊王爲帝四年而泰薨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爲帝四年而祖乃立弟邕邕卽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吟吟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祖太子贊立自稱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宰宇文護竝崇重佛法與西域三藏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換述

御承曆代通載卷第十

周太祖文皇帝

小字黑獺郡代武川人其

帝賦子孫通居朔野有裔孫普回符得  
玉璽三細文曰皇帝璽回以爲天授俗  
謂天文曰字乃遂以國號宇文并以焉  
姓後廢齊卽位焉

孝閔帝覺

小字陀羅尼文帝第二子泰卒  
帝受魏恭帝禪不改年號王木

德在位  
二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音釋

殍

無俱切餓死也

其俱切

泝蘇故切逆流而

倉也

蒐乎類切同

斡

古旦切

願

五罪切靜

所記也

黷徒卜切

麤

几筠切

誅

水

軾

麥芽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殿若堂庚子年餘貫刻此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卷計一萬五千三百十二字  
該銀八兩八錢五分六釐  
順治十八年六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支那

佛日歷代通載卷第十

且

久





7  
十三